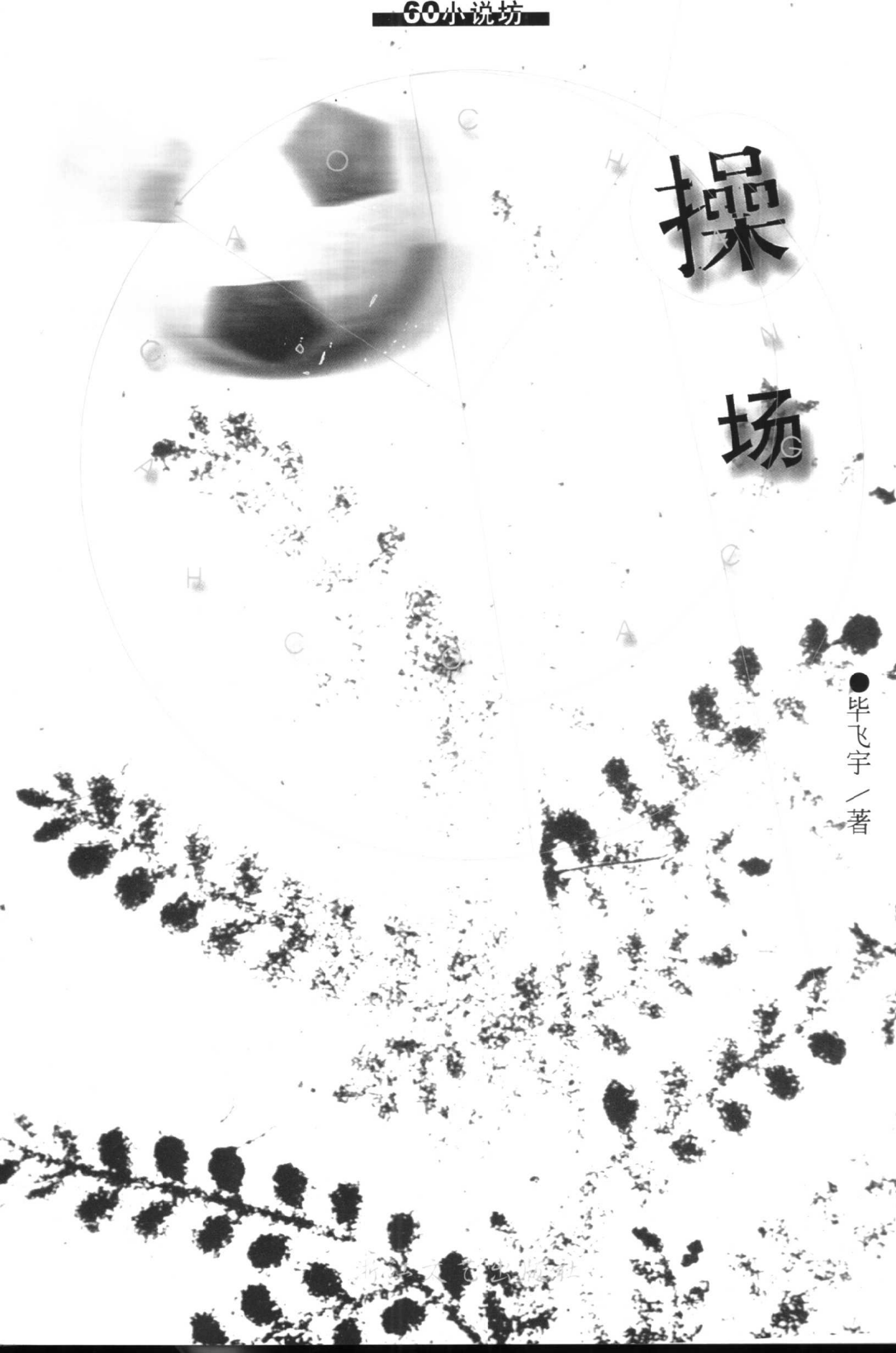


操场

● 毕飞宇 / 著



操场

毕飞宇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操场/毕飞宇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9
(60 小说坊)

ISBN 7-5339-1641-7

I. 操… II. 毕…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8043 号

操 场	
毕飞宇 著	
责任编辑 鲍 娴 版式设计 樵 客 封面设计 管继承 责任校对 王蓉蓉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字数: 170 千字 印张: 7.375 插页: 2
	印数: 0001-8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41-7/I·1449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照片摄影：王 童

毕飞宇

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赴南京任教。1992年入南京日报社，1998年调入江苏作协，任《雨花》杂志社编辑。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祖宗》、《慌乱的指头》、《青衣》、《睁大眼睛睡觉》、《男人还剩下什么》、《款款而行》、《地球上的王家庄》、《写字》等。

自序

一般地说来，一个由关心自己的子女而关心教育的人，都有着痛心疾首的内心秘密。这种状况差不多可以看成中国教育的特殊表情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撇开教育，校园里的操场依然是我无比喜爱的地方。我在操场上流淌过数不清的汗水，毫不夸张地说，绝对不亚于一个专业运动员。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操场上大汗淋漓之后再不声不响地记录下来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把这个集子命名为《操场》。

从出生到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我的生活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校园。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大姐、二姐，我的妻子，我自己，都有过当教师的经历。校园里呆得久了，我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就会拐到这边来。但是，写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宏伟的愿望，那就是写一部像模像样的教育小说。二〇〇〇年的五月，我写完了《玉秧》，这其实也是一部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就是在这个时候，浙江文艺出版社希望我能出一个“主题小说集”。我想，我为什么不把“校园类”的作品放在一起出一本书呢？当然，我自己也非常清楚，这样的一本书是没有资格被称做“教育小说”的。能不能写出一部像模像样的教育小说，我现在一点把握也没有。这只能有待来年了。我只是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关心教育的人相当多。不过，这种关心大部分都是因为自己的子女。一旦孩子离开了学校，往往也就拉倒了。我同时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的关心往往和我们的忍让联系在一起。一般地说来，一个由关心自己的子女而关心教育的人，都有着痛心疾首的内心秘密。这种状况差不多可以看成中国教育的特殊表情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撇开教育，校园里的操场依然是我无比喜爱的地方。我在操场上流淌过数不清的汗水，毫不夸张地说，绝对不亚于一个专业运动员。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操场上大汗淋漓之后再不声不响地记录下来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把这个集子命名为《操场》。

目 录

- | | |
|-----|----------|
| 001 | 自序 |
| 001 | 白夜 |
| 013 | 玉秧 |
| 090 | 家里乱了 |
| 141 | 唱西皮二簧的一朵 |
| 153 | 好的故事 |
| 190 | 大热天 |
| 223 | 写字 |

白 夜

在想像中，我丰收了鸡鸭鱼肉，我一遍又一遍地水煮、火烤，做出了十八盘大餐。然而，我无法想像吃的感觉，吃的滋味以及饱的状态。这叫我伤心。我绝望极了。为什么在滋味面前我们的想像就力所不及呢？我流下了悲痛的眼泪。我就想离开课堂，到广阔的天地里寻找我的滋味。现在。马上。我终于逃课了。离开教室的时候我的牙齿幸福得直颤，像疯狂的咀嚼。

通常情况下,这时的天早就黑透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伸手不见五指。而那一天不。那一天的晌午过后突然下起了大雪,大雪一下子把村庄弄得圆古噜嘟的,一片白亮。黑夜降临之后大雪止住了,狂风也停息了,我们的村庄就此进入了阒静的白夜,有些偏蓝。我无法忘记那个夜,那个雪亮的严寒夜空居然像夏夜一样浩瀚,都星光灿烂了。我知道,雪光和阒静会导致错觉,有时候,雪光就是一种错觉,要不然怎么会偏蓝呢?而阒静也是,要不然我怎么会战栗呢?

张蛮在我家的屋后学了三声狗叫。我的心口一阵狂跳,我知道我必须出去了。张蛮在命令我。我希望这时的狗叫是一条真狗发出来的真声,然而不是。张蛮的狗叫学得太像了,反而就有点不像狗了。张蛮不是狗,但是我比怕狗还怕他。

我悄悄走出家门,张蛮果真站在屋后的雪地里,夜里的雪太白了,张蛮的黑色身影给了我触目惊心的印象,像白夜里的一个洞口。

张蛮说:“他在等你。”

张蛮的声音很低,他说话时嘴边的白气像电影里的火车。那种白气真冷,它加重了张蛮语气里的阴森感。我听了张蛮的话便跟着他跑了。

张蛮所说的“他”是李狼。与李狼比起来,张蛮只是李狼身边的一条狗。

我跟在张蛮的身后一直走到村东的桥头,一路上我都听着脚下的雪地声,格楞楞格楞楞的,就好像鬼在数我的步子。

李狼站在桥头等我们,他凸起的下巴也就是他的地包天下巴使他的剪影有些古怪。他的下巴有力,乖张,是闭起眼睛之后一口可以咬断骨头的那种下巴。

李狼的身后三三四四地站了五六个人。他们黑咕隆咚的，每人都是一副独当一面的样，合在一起又是一副群龙有首的样。

张蛮把我领到李狼面前，十分乖巧地站到李狼的身后去。

李狼说：“想好了没有？”

我说：“想好了。”

我是一个外乡人，去年暑期才随父亲来到这座村庄。父亲是大学里的一位讲师，但是出了问题，很复杂。要弄清他的问题显然不那么容易。好在结果很简单，他被一条乌篷船送到乡下来了。同来的还有我的母亲，我，两只木箱和一只叫苏格拉底的猫。一路上我的父亲一直坐在船头，他的倒影使水的颜色变得混浊而又忧郁。我们的乌篷船最终靠泊在一棵垂杨树的下面，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了。父亲上岸之后摘下了眼镜，眯着眼睛看着西天的红霞。父亲重新戴上眼镜之后，两只镜片上布满了天上的反光，在我的眼里他的眼前全是夕阳纷飞，又热烈又伤悲。

当天晚上我们临时居住在一座仓库里。仓库太大了，我们只占领了一个角落。一盏油灯照亮了我的父母和那只叫苏格拉底的猫。仓库的黑色纵深成了他们的背景，父母的脸被油灯弄成了一张平面，在黑色背景上晃来晃去。父亲又摘下了眼镜，丢在一堆小麦上。父亲说：“村子里连一所小学也没有，孩子怎么上学呢？”没有学校真是再好不过了，至少我就不用逃课了。母亲没有开口，过了好半天她吹灭了那盏小油灯。她的气息里有过于浓重的怨结，灯一下子就灭了，仓库里的浓黑迅速膨胀开了来，只在苏格拉底的瞳孔里头留下两个绿窟窿。

为了办学，为了恢复村子里的学校，我猜想父亲一直在努力。在得到村支书的肯定性答复后，父亲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远远超过

了我的母亲。尽管村支书说了，我的父亲只在我母亲的“领导”与“监督”下“适当使用”。父亲拿了一个小本子，挨家挨户地宣讲接受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一个忧郁的人，但在这件事上父亲像一个狂热的布道者，他口若悬河，两眼充满了热情，几十遍上百遍地重复他所说过话。父亲站在桥头、巷口、猪圈旁边、枫杨树底下，劝说村民把孩子交给自己。父亲逢人便说，把孩子交给我，我会还给你一个更聪明的孩子，一个装上马达的孩子，一个浑身通电的孩子，一个插上翅膀长满羽毛的孩子，一个会用脑袋走路的孩子！

父亲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父亲与我的母亲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加上我一共二十七个。这里头包括著名的张蛮与伟大的李狼。父亲站到一只石碾子上去，让我们以“个子高矮”这种原始的排列顺序“站成两队”。父亲的话音刚落，李狼和张蛮立即把我夹在了中间。李狼面色严峻，而张蛮也是。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机密，很投入，意义很重大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我反正是不会到他们家锅里盛米饭的。

父亲从石碾子上下来，让村支书站上去。村支书站上去说了几句蒋介石的坏话，又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随即宣布挪出河东第三生产队的仓库给我们做教室。村支书说，他正叫人在墙上开窗户，开好了，再装上玻璃，我们就进去，跟在老师后面，“把有用的吃进去，把没用的拉出来”。

简朴的典礼过后我们就散了，我没有料到我会下午碰上李狼。他一个人。通常他们都是三五成群的。他正在巷子里十分无聊地游荡。我知道他们不会理我，我没有料到在我走近的时候李狼会回过头来。

嘟地一下，一口浓痰已经击中我的额头了。

这口痰臭极了，有一股恶毒和凶蛮的气味，痰怎么会这么臭？这绝对是奇迹。我立在原地，一时弄不懂发生了什么，我就看见巷头站出了两三个人，巷尾又冒出三四个人，他们一起向中间逼近。这时候李狼走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大问题：

“你父母凭什么让我们上学？”

我不知道。我的额头上挂着李狼的浓痰，通身臭烘烘。我不知道。好在李狼没有纠缠，立即问了我另一个大问题：

“你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

我的胸口跳得厉害。我承认我害怕。但是李狼在这个下午犯了一个错误，他不该动手的，他应当让我怕下去，让我对他产生永久的敬畏，他不该捅破那层纸，他不该提供一个让我“豁出去”的念头。李狼显然失去耐心了，他一把就卡住了我的脖子。这要了我的命。我很疼，透不过气来。疼痛让人愤怒。人愤怒了就会勇猛。我一把就握住了李狼的睾丸。我们僵持。他用力我用力，他减力我减力。后来我的脸紫了，他的脸白了。我们松开手，勾着眼珠子大口喘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的这种局面。我想弄明白。然而李狼一挥手，他们就走光了。

“你等着！”李狼在巷口这样说。

雪夜里到处是雪的光。这种光有一种肃杀的寒气，不动声色，却砭人肌骨。我跟在李狼和张蛮的身后，往河东去。我们在过桥。桥上积满了雪；桥下是河，河面结成了冰，冰上同样积满了雪。你分不清哪里是桥面哪里是河面，我们每迈出一步都像是赌博，一不留神就摔到桥下去了。

过了桥就是第三生产队的打谷场了。打谷场的身后就是我们的教室。李狼让大家站住，命令王二说：“你留下，有人来了就叫两

声。”王二不愿意，说：“这么冷，谁会到河东来？”李狠用一口浓痰抽了王二一个嘴巴。

父亲在苦心经营他的“教育”。然而，同学们总是逃课，这一来父亲的“教育”很轻易地就被化解了。课上得好好的，刚一下课，很多同学就不见了。他们总能利用下课期间的十分钟，就好像这十分钟是地道，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从这个地道里消失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同学们的逃课与一个叫“弹弓队”的地下组织有关，这个“弹弓队”的队长兼政委就是李狠。他们集合在一起，每人一把弹弓。他们用手里的弹弓袭击树上的麻雀、野鸽，麦地里的鹌鹑、花鸽以及村口的鸡鸭鹅什么的。他们从赤脚医生那里偷来打吊针的滴管，这种米黄色的滴管弹性惊人，用它做成的弹弓足以击碎任何鸟类的脑袋。我曾经亲眼目睹张蛮瞄准树巅上的一只喜鹊，它突然张开了翅膀，以一块肉的形式重重地掉在地面上。弹弓队的成员每个星期都可以吃上一顿鸟肉，这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饿肚子，我们找不到吃的，是李狠与张蛮他们把天空改变成一只盛满鸟肉的大锅。

天地良心，我没有把弹弓队的事情告诉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自己发现的。他在村子南首的一个草垛旁边看见一群母鸡突然飞奔起来，而其中的一只芦花鸡张开了翅膀，侧着脑袋围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圆心打转转。我的父亲收住脚步，远远地看见张蛮走了出来，迅速地用手指夹拾起地上的鸡，把鸡脖子掖进裤带，随后裹紧棉袄，若无其事地走远了。我的父亲一定跟踪了张蛮，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去毛，开膛，架起火来烧烤。我的父亲一定看见了李狠张蛮他们分吃烤鸡时的幸福模样。

父亲的举动是猝不及防的。他在第二天的第一节课上表现出

了超常的严厉与强硬。他走上讲台，目光如电，不说一句话。班里的气氛紧张极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父亲后来走下讲台，走到李狼的面前，伸出了他的右手，厉声说：“给我。”

李狼有些紧张，说：“什么？”

“弹弓。”

李狼在交出弹弓之前与许多眼睛交换了目光。但是他交出来了。张蛮他们也陆续交出来了。父亲望着讲台上的弹弓，十分沉痛地说：“你们原来就为这个逃课！——是谁叫你们逃课的？”

李狼毕竟是李狼，他很快就回过神来了。李狼站起来，说：“是毛主席。”我看见我的父亲冷笑了一声，反问说：“毛主席是怎么教导你逃课的？”李狼说：“我们饿。毛主席告诉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说：“毛主席有没有告诉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李狼不说话了，但是李狼接下来的一句话立即回荡在我们的仓库、我们的教室里。李狼说：“老师你上课时说的话哪一句比麻雀肉香？”父亲听了这话之后便不语了。过了好半天，父亲放松了语气，轻声说：“人应当受教育，人不受教育，不成了浑身长毛的麻雀了？”李狼说：“有本事你让我浑身长毛，我现在就飞到田里去吃虫子。”父亲拧紧了眉头，脸上是极度失望的样子，父亲摊开手说：“李狼你说说呆在教室里接受教育有什么不好？”

李狼说：“在教室里我肚子饿。”

父亲气呼呼地回到讲台。他掏出了一把剪子。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十分愤怒地剪断了弹弓上的橡皮滴管，把它们丢在角落。父亲一点都没有注意教室里的目光，他们全集中到我的身上。他们的目光全是剪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在防范。我精心准备着一场斗殴。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被人两头堵住。让我吃惊的是，弹弓队的队员们

似乎并没有报复我的意思，空气里完全是共产主义就要实现的樣子。有一件事很突然，李狼突然让人给我捎口信来了，来人转达了李狼的话，来说：“李狼说了，他请你过去。”

李狼他们站在第一生产队的打谷场上。我走上去，我注意到他们的脸上没有杀气，相反，一个个都很和善。李狼站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后就把一样东西塞到我的手上。是一把新制的弹弓。李狼说：“和我们一起吧，只要你同意逃课。”这不是一般的事，要知道，我面对的不仅是老师，还有父亲。我想了想，说：“我不。”李狼望着我，我们就这么对视了一会儿。李狼说：“那就不怪我了。”李狼说完这话就站到一边去了，而张蛮却趴在地上。事实上，张蛮一直趴在地上。听到李狼的话之后，张蛮掀开了一个草包，我注意到张蛮正全力捂住一样东西，好像是一只猫。这时候有人推过来一只青石碾子，我一点都不知道青石碾子即将碾过的是我的苏格拉底。李狼点了点头，碾子启动了，压向猫的尾部。苏格拉底的那一声尖叫闪出了一道弧光，撕开了什么一样，而身体却腾空了，四只爪子胡乱地飞舞。我甚至看见了苏格拉底瞥向我的最后一道绿色目光。我冲上去，张蛮却推动了碾子，苏格拉底反弓起背脊，猛地张大了嘴巴。它的嚎叫、内脏、性命，一起被碾子压向了口腔，呼地一下吐了出去。我只在地上看见了苏格拉底的一张平面。张蛮用手把苏格拉底的内脏托在手上，满手都是红的。苏格拉底的心脏在张蛮的手心里有节奏地跳动。张蛮笑笑，说：“要不要？拿回去教育教育，还是活的。”在那个刹那张蛮击垮了我。恐惧占领了我。我望着张蛮，禁不住浑身战栗。

李狼指着我说，向大家宣布：“谁再敢和他说话，开除！”

没有人和我说话让我很难受。但是我必须装得满不在乎，装得就像我不知道。然而，在困境中我自制了一把鱼叉，你们吃天上

飞的,我要吃水里游的,这叫水不犯天,天不犯水。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过硬本领,我见到什么就叉什么。这叫我着迷。我差不多走火入魔了。即使在课堂上我也要找一个假想的目标,然后选择时机、角度、力量。我在想像中叉无虚发,想像使我的叉术日臻精美、日臻完善。在想像中,我丰收了鸡鸭鱼肉,我一遍又一遍地水煮、火烤,做出了十八盘大餐。然而,我无法想像吃的感觉,吃的滋味以及饱的状态。这叫我伤心。我绝望极了。为什么在滋味面前我们的想像就力所不及呢?我流下了悲痛的口水。

我就想离开课堂,到广阔的天地里寻找我的滋味。现在。马上。

我终于逃课了。离开教室的时候我的牙齿幸福得直颤,像疯狂的咀嚼。

雪地里泛着蓝光,这股偏蓝的颜色来自过于明朗的夜空。大雪过后天说晴就晴了。本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因为大雪遍地,这个夜出格地白亮,并且严寒。

李狼带领我们来到了教室,也就是那个空洞的仓库。即使装上了玻璃窗,我们的教室依旧可见巍峨的仓库派头,在雪地里黑压压地一大块。我们望着墙面上的玻璃,漆黑漆黑的,像无防范的瞳孔。玻璃这东西真是怪,白天里它比白天亮,到了黑夜却又比黑夜黑,这是一个使光明与黑暗都走向极端的東西。两个月前父亲通过多方努力刚刚装上它们。我们还记得那个下午,村支书率领一彪人马从机班船上抬下那些大玻璃,大玻璃差不多吸引了全村的人,大玻璃在阳光下一片白亮,刺眼、锐利,打谷场被弄得晶晶亮亮的。后来父亲用一把钻石刀切割了玻璃,把它们四四方方地装上了窗框。那一天我们兴奋极了,父亲对我们说:“玻璃是什么?是文明,是科学,它挡住了一切,只允许明亮通过。”我觉得父亲的

这句话讲得实在是高级，尽管我不太懂，但我还是听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伟大。父亲说：“我希望同学们再也不用找借口逃课了，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这里暖洋洋，这里亮堂堂。”我注意到父亲说这些话时李狼的表情，他面色严峻，目光冷冷地滑过那些玻璃。我觉得他的目光就是切割玻璃的钻石刀，滑过玻璃的时候，玻璃嗞地就是一声。一个人对一样东西的表情，往往决定了这样东西的命运。

所以说，只有我知道这些玻璃会有今天，会有今天这个白夜。

我不知道李狼是如何知道我父亲到公社去开会的，知道的人并不多。当然，李狼无法知道今天下午会天降大雪。下雪后不久李狼就让张蛮带信给我，他决定今天晚上“咣当”这些玻璃。张蛮转告李狼的话，说：“他说，我们希望你第一个下手，你只要第一个下手，今后你就是自己人了。”我希望他们把我看成自己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我不能第一个下手，玻璃对父亲来说意义太大了，砸烂它们，父亲会疯的。我对张蛮说：“我要是不下手呢？”张蛮又引用了李狼的话：“那我们就‘咣当’你老子眼镜上的玻璃。”我一把抓住张蛮的袖口，脱口说：“你们怎么‘咣当’？”张蛮甩开我的手，避实就虚，说：“这是我们的事。”

我现在就站在李狼的身边，仰着头，面对那些玻璃。我看不见玻璃，但是，那些柔和的深黑就是。它们整整齐齐，方方正正。它们坚硬，却不堪一击。

李狼说：“大家过来。”大家就过来了。当着大伙的面，李狼一只胳膊拥住了我的肩膀。李狼伸出手，和我的手握在了一起。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激动极了，一下子就热泪盈眶。我就想像电影里的地下党人那样轻声说一句：“同志，我可找到你们了！”不过我没有来得及说，李狼已经把一把弹弓塞到了我的手上，同时还